

【历下亭】

□杨曙明

接老娘来家过年

年前腊月二十八,看护老娘的保姆回家过年去了。为了更好地让老娘享受温暖,我便把她接到家里来过年。我们家的住房条件虽然比老娘家好得多,但她却不愿意离开她那个家,若不是我再三做工作,她是不会答应到我们家里来的。

说来挺可笑。老娘来我们家不仅带着自己用的被褥,而且还带着洗脸盆、洗脚盆,甚至连牙膏、牙刷、牙缸也一应俱全。我知道老娘爱干净,可再干净也不至于这样啊!我问她何以要带这些东西,她说为了少给我添麻烦,怕我再花钱给她买新的。

老娘今年82岁了,她老人家的双膝关节和双股骨头十年前都动过手术,所以不能独立行走已经多年了。即便是在家里行走,也需要靠着别人搀扶才行。在我们家的这些天里,每每搀扶着她,看着她那步履艰难、疼痛难忍的样子,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特别是每天晚上媳妇替我给她烫脚、洗脚时,看到她那严重变形的双脚,我就不忍目睹,转过头去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老娘是童工出身,十三四岁就进了工厂,披星戴月是经常的事,辛辛苦苦地风里来雨里去,如若不是这样,她的四肢骨骼也不会变得让我不忍目睹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可怜天下儿女情啊!

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生活习性,中年人有中人的生活习惯,青年人有青年人的生活喜好,即使是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父子、母女,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,生活习俗也不会完全相同。我平日里主食吃得并不多,但喜欢吃零食,尤其喜欢吃瓜果梨桃,而老娘却不好这些。这些年逢到节假日或是周末,只要休息在家,一般情况我都是两顿饭。上午饭9点左右,下午饭4点左右。老娘到了我们家这些天里,我的两顿饭也随着她老人家的习惯变成了三顿饭,可即使是这样,如果她看我吃得少了些,就会疑惑地问我,生怕我哪儿不舒服。

老娘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,每个月的收入有五六千人民币,挣得不比我少多少,可即使这样她仍旧习惯于省吃俭用,经常“吃糠咽菜”,剩菜剩饭从来不舍得倒掉,说是“吃了不疼瞎了疼”。对此我时常劝她不要太“过”,她则时常劝我别太奢侈,我们娘儿俩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她来到我们家这些天,媳妇是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,每顿饭少不了鸡鸭鱼肉。她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可每次问她想吃什么,不是地瓜就是南瓜,要么就是疙瘩汤、炝锅面,让我听了哭笑不得。

我结婚以后有了自己的小家,这些年虽然隔三差五去老娘家看望她,但像过年

这几天与她朝夕相处在一起则是多年没有的情况了。所以,老娘感觉很亲切,好像与我总有说不完的话。老娘虽然行动不便,但脑子特好使,记忆力比我都好。她给我聊起我小时候的事,聊起她年轻时候的事,历史的现实的,陈芝麻烂谷子,说起来没完没了。譬如:在外说话要注意啦,身体不舒服要赶紧去医院啦等等。你想,我都是快60岁的人了,还用她老人家没完没了地絮叨嘱咐吗?

伺候人难,伺候病人难,伺候老年病人更难。或许是当年生活的清贫和艰辛所致,老娘年轻时就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,睡眠困难几乎困扰了她大半生。在我们家这些天里,我和媳妇刚刚睡下,她那里要喝水;我们再刚刚睡着,她又喊着要解手,夜里不起来折腾三五次到不了天明。

正月初六,保姆过完年就要回来了,老娘也要回她家了。临走时她问我还要给我多少饭钱。我知道她是开玩笑,就笑着回答说:“你能看得起俺到俺家来过年,俺应该给你钱才是啊!”她也笑着说:“那咱娘儿俩谁也别给谁了,就算两清了吧!”我问她在俺家这几天感觉怎么样,她说挺好的,“明年春节如果身体好好的,还到你家里来过年。”



【有此一说】

正月十三“杨公忌”

□马洪利

据南部山区的一些老者说,正月十三是一年当中最大、最狠、最毒、最不吉祥的“禁忌日”。

在传统习俗的“正月十三”这一天,人们不走亲戚,也不外出,也没有婚丧嫁娶,更不能动土、搬迁……凡婚姻嫁娶的喜事,都不用农历十三这一天,因为一大堆的禁忌让人们只得乖乖呆在家里“躲着”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尤为讲究,这一天甚至是南部山区的“全民法定歇工日”,很少有人上山下地干活,总担心遇到不测;也很少有人出远门办事,老害怕遇到不测。

有关于“杨公忌”的神秘传说很多,但比较靠谱、流传较广的有两个。第一个传说,古时候有个姓杨的老翁,人们都尊称他为“杨公”。他有十三个儿子,十三个儿子个个如狼似虎,雄壮有力,且又家财万贯,财源滚滚,可谓春风得意,人财两旺。但是,杨公这个人过于高傲,做事粗莽,而且口无遮拦,说话随便,没事爱乱开玩笑。因为他的儿子特别多,已经超过了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了,所以,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说狂话:“我有十三个儿子,就算是每月死一个的话,还能剩下十个跟我过大年哩。”神仙无时无处不在,处处都有天庭的“眼线”,杨公这番狂妄放肆的话,偏巧被一位到人间巡查的神仙听了,随即就赶到天宫把这事报告给了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一听当即勃然大怒,没想到杨公这人竟敢如此肆无忌惮,口出狂言,实在可恨。便传令下去,让老杨家每月死一个儿子,正月十三死一个,二月十一死一个,以后每月以此类推。偏巧那年润七月,一年下来,老杨家死光了所有儿子。从此人们就把正月十三、二月十一、三月初九等等这些日子看做是很不吉利的日子,专有名词就叫“杨公忌”。这些日子很毒,是不能出门的,不过,时过境迁,现在人们天天外出,也就无所谓了。但是,如果有什么大事、活动之类的,想挑拣好日子的话,最好不要挑选正月十三这个日子。

另一个说法是,宋太宗赵光义中了辽国计策,前赴北国会谈,杨家将在杨继业的率领下,七郎八虎闯幽州,前往保驾北征,行兵到两狼山前,杨继业认为此次行兵犯了地名之忌,自己姓“杨”,“羊”遇“狼”,又遇两“狼”难以取胜,告诫子弟官兵都要小心。结果,在战争中遇到了埋伏,兵败金沙滩,杨家将受到严重损伤:大郎替了宋王死,二郎短寿一命亡,三郎马踏肉泥浆,四郎流落在番邦,五郎怕死当和尚,七郎乱箭一命亡,李陵碑前碰死了杨令公,只剩下一个杨六郎。杨家将兵败这一天,就是正月十三日。人们为了纪念保国忠良,就把正月十三定为“杨公忌”。另外,也有把正月十三“杨公忌”说成是“杨公祭”的,意思就是说,这天是一门英烈杨家将、保国忠良“杨令公”英勇就义的祭奠之日。

【休闲地】

□彭震

闲不住的春联“写手”



已创作了一副春联,“喜鹊登枝鸣新春,金羊进门送富贵”,把最新鲜最时尚的春联写给文化人。

再就是许多来求春联的人,自己拿来春联的词,只让老爸给他们书写就可以了。老爸写之前,要仔细地看这些词,把字的一笔一画都印到脑子里才肯下笔。对这种春联,老爸见了好词还会专门记下来。老爸很灵活,人家拿了春联刚走,老爸便把人家的新词给零售了出去,多数情况下,拿了新词的人,抱着春联如同宝贝一样从我们家走了。不但没有报酬,还要亲自给人送去。

还有一类春联,用词上老爸就需要斟酌了,如给小区里的文化人写春联,既要新颖,还要有寓意。老爸文化程度不高,可为了取悦文化人,还专门上网查春联,自

有个炒股的哥们,今年赚了不少,非要老爸给他写一副发财、有新意的春联,老爸想了一晚上,终于想好了,“送骏马,一马当先,马拉阳线过三千;接金羊,三羊开泰,羊举红棒上一万”,横批是“发家致富”,哥们看了,高兴极了,连称“好春联”,非请我喝了一顿酒。

来我们家求春联的人越来越多,大家喜笑颜开,对老爸说,到初一这天,我们都来给您拜年,有喜欢书法的,想趁此求老爸的书法作品,老爸一一答应。看来,过了春节老爸也轻松不了。

【80后观澜】

□钟倩

难忘“四蟹灯”

赏花灯是元宵节不可缺少的项目,扶老携幼,举家出门,璀璨的灯火好似宏大的背景,迤逦出美轮美奂的鲜活画卷。在泉城济南,除了趵突泉花灯会,街头巷尾、社区里弄的花灯同样精彩,在我记忆深处,堤口庄“四蟹灯”的表演最让人玩味。

我上初中是在29中学,和堤口庄相邻,学校里有很多穆斯林同学,每年寒假开学的时候(正月十五前后),穆斯林同学和堤口庄的村民便组织起来到我们学校的操场上表演“四蟹灯”,引来很多人围观,热闹非凡。表演的道具并不繁杂,四个人分别扮成鱼、虾、蚌、青皮,造型各有特色,他们舞起来栩栩如生,或灵动活泼,或穿梭不歇,或激烈争斗……中间穿插着舞龙、秧歌,让喜庆氛围变得更加浓重,穆斯林同学身手不凡更令人钦佩。

本以为这是穆斯林群众即兴自编自演的,后来从穆斯林同学那里了解到,“四蟹灯”已经有数百年历史。我向一位穆斯林老人请教过,他告诉我,“四蟹灯”是用四种动物做造型花灯,象征鱼肥水美、五谷丰登。

过去都是在晚上带灯表演,灯内装有蜡烛,所以表演者必须拥有厚实的武术功底,才能保证蜡烛不会熄灭,后来改为白天表演,对表演者的要求就不那么高了。

旧时的堤口庄向北是黄河,地势低洼不说,雨水得不到排泄,黄河水泛滥的时候,堤口庄以北会形成一片水湾,因此也叫“堤口洼”,周围的村民都靠捕鱼捉虾维持生活。然而,到了冬季农闲时,村民们会模拟捕鱼捉虾的场景,“四蟹灯”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此。每年一进腊月,当地村民便开始排练,往往演到二月初二才结束,解放后“四蟹灯”还曾作为迎接苏联飞行员的表演节目。

“四蟹灯”表演一度失传,后来在村民的努力和政府的扶持下,“四蟹灯”表演队伍再次恢复。那年春节,我有幸观赏了“四蟹灯”表演,那场面至今记忆犹新。表演开始,舞龙的两个人打头阵,左右腾挪,上下翻滚,恍若“一夜鱼龙舞”,算是引子;紧接着,彩船隆重登场,“渔娘”坐在船里,“渔夫”在她旁边,两人在芦苇丛中嬉闹,小船搁浅了,“渔夫”赶忙下船,在水中拼命推

拉小船,他又向水中遍撒鱼食。鱼食撒下后,“四蟹”先后登场,鱼和虾争先恐后抢食吃,渔夫见状,想撒网把它们逮住,可鱼和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溜之大吉,“渔夫”悻悻地扑了个空。随后,大蚌出场了,它带着小蚌悠哉游哉地玩耍,“渔夫”用诱饵吸引小蚌,逮了个正着。可大蚌毫不示弱,喊来鱼、虾还有青皮,它们齐心合力对付“渔夫”,时而周旋,时而对打,时而回避,几个回合的斗智斗勇之后,成功地救回小蚌,获得全胜。这只是“四蟹灯”表演的一个片段。很多围观的人都被表演所深深吸引,不知不觉中入了戏,尤其是一些孩童,不停地蹦跳,嘴里嚷嚷着“我也要演”,可那声音很快被锣鼓声淹没,像几朵浪花,悄然淹没在大海的波涛中。

舞灯的都是年轻人,姿态俏皮,活力四射,而吹打伴奏的大都是中老年人,他们一丝不苟,无论是吹唢呐还是敲锣鼓,眉眼间、脸颊上、举手间,无不透露着喜悦之情。难忘“四蟹灯”,怀念的不仅是精彩绝伦的表演,还有和穆斯林同学相处的美好时光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qlwbxujing@sina.com